

荣斋随笔 (三)

Essays by Rongzhai



清赏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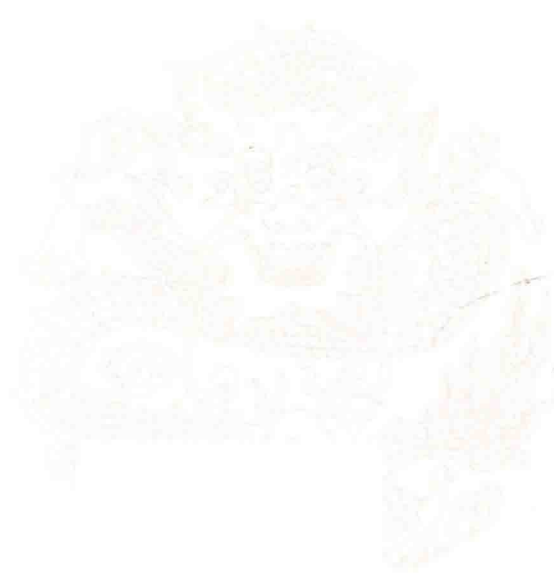
刘锡荣 著

荣斋出版社

荣斋随笔 (三)

刘锡荣 著

清赏篇



荣宝斋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斋随笔(三)·清赏篇/刘锡荣著.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003-1839-2

I. ①荣… II. ①刘… III. ①古玩—收藏—中国
IV. ①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7197号

责任编辑: 刘 芳

装帧设计: 胡白珂

版式设计: 陈丽红

责任校对: 王桂荷

责任印制: 孙 行 毕景滨 王丽清

RONGZHAI SUIBI SAN QINGSHANG PIAN

荣斋随笔(三)·清赏篇

出版发行: 荣宝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西街19号

邮 编: 100052

制版印刷: 北京荣宝燕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4.5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定 价: 98.00元

《钟鼎茗香》
《荣斋随笔》
系列



闻香 ·
品茗 ·
四艺 ·
六艺 ·
鉴古 ·
读书 ·



荣斋主人习作《元人古意图》



刘锡荣

中国传统文化学者、收藏家、作家、经济学家，师承“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汪曾祺先生，亦曾经得到过沈从文先生的指点，将文艺系统化，将艺术生活化，将收藏学术化，是中国文学与文博界、经济界唯一的跨界专家。且是国内外三十多家重要媒体专栏作者与顾问。同时，也是国内外诸多艺术品投资机构和拍卖公司的专家顾问。

出版《钟鼎茗香》系列四种，《万象沉烟》《俚松居遗珍》《荣斋札记》《荣斋随笔·文博篇》《荣斋随笔·风雅颂篇》等。所著书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各省博物馆、图书馆，清华、北大、复旦、中山、西北、山东等大学编目入藏。

目录

001	自序	056	颠倒君臣
002	御园赏石	058	朝靴密砚
003	过大散关	061	鸣虫雅戏
004	荣斋闲趣	067	荣斋吃茶
006	紫藤萝下	072	黄山观瀑
010	团茶改散	074	文房清赏
017	卧雪赏梅	080	颐和春晓
022	人去舟横	082	竹刻臂搁
024	士大夫说	084	锦绣江山
029	荏苒光阴	086	臂搁承学
030	绍兴小雅	089	枫桥夜泊
032	焚祝翰龄	092	砚台可玩
037	宋盏情殇	097	元人古意
040	汉宫秋桐	098	习作风物
042	书店由来	099	世袭旧尺
046	羽化升仙	104	大夫观松
048	大夫一日	106	春雨京华

108	镇纸小志	153	澄怀观道
112	林泉古刹	154	鱼笏尊考
113	抱朴炼丹	160	卧观五湖
114	信手云烟	162	雁门怀古
119	扇底风雅	168	秋冷香山
124	书罢洒扫	174	大红袍说
126	汉砖小议	177	琴书小聚
129	书忠老兄	183	东方雕塑
132	阊门观荷	192	柿菊瑞祺
133	渔歌唱晚	193	半日闲舟
134	购物时尚	194	西方雕塑
136	太湖西山	196	文人画议
137	闲舟清流	205	咏荷参禅
138	石上佛国	206	阊中仙苑
143	逸闻小议	207	爱涛九场
147	砖砚文明		冠名考略
152	坐而论道		

自序

江城子 钟鼎茗香

前世高轩抚瑶琴，水莹莹，烟霞明。

惯看秋横，杨柳戏水禽。

谁道汉唐盛世老，玉杯溢，赋新词。荣斋六艺沉烟新。

钟鼎兴，礼乐成。月浩云宁，豪放并花间。

问君古来江上曲，谁唱尽，月殷勤？

不知自何年月日始，大凡写书出书，总要自家或是请名人写一篇序言，仿佛只有如此做，才算得上一部名正言顺或完整的书了。此等做法亦是无有什么不可，可是，总觉着似乎有些什么，不知如何言说，我不也是难免此道，六年来，出来三个系列十二本书，哪本书少了序呀？

还是说说自家的日常吧，只管将自家寻常之吃喝拉撒、行状言语、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读书诵经、鉴古论史、品茗闻香、吃酒绘画、燕宴访友、红袖添香、云云云云，如实写来，平白得多，真实得多，也容易得多。写别人容易引起误解，写写或者调侃一下自家，很是安全，也许共鸣者更多一些，还能落个诚实之美名。作为一个中国人，写写自家的文化生活，与大家交流，也是我最大之私欲了。

一个人做事总是有目的的。此等目的不能算高，这就是我写书之目的。

如果也算作是序的话，那就是了。

乙未年孟夏 荣斋主人夜半后

御园赏石

满江红 御园赏石之清供图

紫禁阑珊御园柳，
天光秋色日暮时。
玉楼金阙，
浩歌谁续？
秦皇汉武大风赋，
千帆无恙中原路。
竞风流，
秋水共长天。
宫闱事，
湖中影，
日月意，
千古计。
倚御楼无趣，
举杯邀月，
午门清辉盏盏醉，
独赏汉宫黄吕齐。
好秋光，
钟鼎鉴春秋，
史长留。

.....

乙未立秋日 子夜后微醺畅怀 荣斋主人



过大散关

卜算子 清明过大散关

渭水绿沙洲，
长亭城郭外，
马背横笛过散关，
驿道琴书侣。
清明桃花溪，
百啭黄鹂语，
一任东风弄清晖，
细数河边柳。

古来长安名胜，又有渭水环绕，关中八景，文人雅士皆喜蜀地，尤以锦官城，更是流连情怀。自古即有少不入川之说，余喜成都，风物适怀，温软沉醉，锦里古巷，宽窄巷子，亦喜天下青城之幽，青梅酒醉诗千古……故长安贵冑，不畏艰险，风雨兼程，越秦岭、跨深涧，入蜀享天府快活去了。

乙未立秋日 荣斋主人



荣斋闲趣

荣斋是我的书房。我的大部分闲雅时光在此悠然着。

去年，一门心思扎入水墨，在宣纸上涂抹着自家的心境，尤以山水为尚，夜半微醺之际，最是癫狂时节，将那春秋战国以来的天上地下，颠覆在自家的文案上。有时甚至于东方既白，紫燕临窗，兰香幽起，眼神便迷茫开去，放荡在都市的万里霾空，恍惚着水墨的癫狂，将之幻化为诗词歌赋，一气草就在水墨与宣纸的空间，将笔一扔，横在榻上，不知天地洪荒去了。

记得幼时，稍喜水墨，跟李可染先生学了年余，由于更喜欢读书，便将水墨的高雅抛往昆明湖去了。再后来，几十年的文墨宦海，仿佛昨夜梦过，余影飘忽不定，仿佛没有走过的路，纪之甚少。倒是近些年来的钟鼎茗香、文博生涯、诗画情怀，觉着日子滋润得很是晴朗。中国传统文化之丰沃，让我的日子仿佛融入汉唐，士大夫样的文化常态，对国家民族感恩的不懈耕耘，常常使我无法停笔。一晃六年过去了，我在荣斋写出了十多本书，也为国内外许多媒体写了六年专栏，累并快乐着。即便在外讲座时节，吟诗作画，赠与大家，也都觉着有一番传统文化的自豪。

汉唐文化是我们中国人的自豪。我们有责任继承光大，中国的书画之所以伟大，那是因为它追求意境，追求境界，追求完美。至于那些着力于泄私愤、丑化自然与民族的作品，我是很不屑的，且历来也决非中华民族的审美主流。从人类岩画发展到如今，东西方依着各自的审美取向创作艺术，伯仲之间，从来就没有高下之分。而对于美的不懈追求，东西方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美术，是中国对于艺术品的称谓。我们上学的时候，连科目都是这么开列的。如今，美术不叫美术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被人们冠以艺术品的称谓。看起来，表面上没什么区别。其实，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中国人对于艺术品的判别，都是以美在先，以术随后，即便是对人的道德品格，也都是以美来衡量的，而决不是用艺和术来衡量的。

如今，只有艺和术了，美，已远远地离开我们从事艺术创作的标准了。

美，永远是人类各民族追求的最高境界，任何艺、术、技永远是为创造美、衡量美服务的。

美，不知什么时候被抛弃了。时代的进步不能以舍弃美作为代价，时代不能缺少美，时代永远是在追求美的过程中发展的。把美取消，是别有用心、混淆视听、违背人性的行为，应被社会唾弃。难怪如今社会上丑化人类、丑化民族的书作屡见不鲜，连中国字都不会写、写不好的人竟成了大家、大师。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古来中国的精英阶层、士大夫阶层、文人阶层，在传统文化的平台上，全方位地演绎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力求综合地弘扬传统文化的各个品类，许多大文豪、大书家、大画家们都有着诸多领域的高深造诣。譬如民国时节的文化大家们，琴棋书画，皆有作为，林纾作为翻译大家，他的诗书画印亦是一流的。我渴望自己也将古人的学养，尽可能继承和光大得多一些，我所想、所作、所写、所画、所行，都力求综合起来，力求每天像士大夫一样作为着，将传统文化的高贵、明德，在生活中实践着。

看来，我的生活与做学问一样，很是充实。

其实，此等情状，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来的——高雅闲趣。

于是，以最能张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汉代大赋、唐代诗体来写题跋。

于是，我将自己图文合璧的摹古书画，冠名为——荣斋闲雅小品。

于是，即将出版的《荣斋随笔·清赏篇》著录了一些。

紫藤萝下



我与端木，既是同事，又是文友，关系铁磁。他家住故宫北面的西板桥，在景山公园和北海公园之间，颇老旧的北京胡同模样。一次，约我去他家院子的紫藤萝架下喝酒。且将出传了十多辈人的宣德炉，燃起沉香，一任炉子枣红皮色闪耀着黄昏的灯光，水色般滋润，看那沉烟袅袅飞升，意境又极佳，便说起早年间的的事情。那日哥儿俩好一顿喝，都高了：

端木说：“（说他曾祖父与几位福晋和众多美女的艳史，此处省去百二十字许。）”嗨，我曾祖父还说，前清时，厅堂条案上的宣德炉一天到晚地焚香。院子里的花坛盛开着洛阳牡丹，一到初夏，满院子香气，一天的富

贵。想当初，祖上也是正黄旗的都统，随着太祖爷打天下，挣得了一顶王爷的铁帽子。只是后来好酒误了军机，平定噶尔丹时，被康熙爷砍了，好在有铁帽子，康熙爷念旧，未涉及家人。这偌大的家产，三进四厢的四合大院也就落下了，要不那十六房福晋，三四十位格格阿哥们住哪儿？（此处省去六十一字。）我爷爷说，袁世凯一登基，他就把坛子里的泥土和牡丹，统统贡献给洪宪皇帝了，他怕有人告他僭越，他还想保住乌纱帽和一家子的生计呢。”“还说在唐朝，牡丹可是武则天独好的呢。”

还说：“这不，袁世凯才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被蔡锷、孙中山给轰下去了，到了，人也死了。祖爷爷和袁克文有交情，后来总算把这尊宣德炉还回来了。”

我说：“人家袁世凯根本就不喜欢牡丹，宣德炉必当是喜欢的，早年间，李鸿章还在琉璃厂高价买了件枣皮红鬲式宣德炉，款识为：琴情香远。炉形典雅，品质高贵，孝敬给了西太后，西太后一见，甚是高兴，愣是把左

明代 枣皮红鬲式炉



宗棠搞下去了。但他更喜欢当皇帝。”“嗨，还别说，为了安全起见，我爷爷愣嘱咐我爸爸不种张扬的花。只许种什么狗尾巴花，秋海棠，蝴蝶花，等等，一种就是大几十年。直到我爷爷去世，这不，我爸爸就迫不及待地移植来一大架紫藤萝。这一大篷的阴凉，你看多好，人见人爱的。我问他，这不改朝换代都多少年了，你看那几个院子，早就种上了牡丹，不单有洛阳的，还有曹州的黑牡丹呢。”我说：“那是，你爸怎么说道？”端木又说：“我爸直到过世时还叮嘱呢，这是咱家祖训，不能违背，可要牢记啊，儿子。”端木晓得：自打解放后，老爸是让运动折腾怕了……

说到这天儿，端木落泪了，默默地把沉烟将尽的宣德炉捧起来，反复摩挲着，再也不言语了……

夏至夜半 一笔成就





明代 枣皮红扁式炉 款识“琴情香远”

